

尙
書
大
綱

國學小叢書

吳
康
著

教員
專用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



會
小國學
叢書
尙書大綱一冊

◆ 90540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吳 康

主 編 王 雲 五
兼 人 長 沙 南 正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本書校對者謝增綬)

序

中土載籍極博，以史爲其本原，蓋初民制作，據志言事，述社會之情狀，演道德之教義，陳政法之經制，究禮俗之異同，乃至告語之文，職方之紀，無不蒼爲史料，資後人考古藏往之式；則今存尚書。可爲神州史籍之星宿海也。子玄著文，六家託始於是，其有由矣。昔在羊石，講席餘閒，述羣經大義，積稿盈尺。其周易大綱，既別爲專書行世，頃復出其言尚書者彙爲一編，曰尚書大綱；不獨談經得與當世碩學商討源流，卽尚書爲皇古史宗，際茲民族復興之秋，尤足爲示華夏本原，揚禹域聲教之助，倘亦言宗國文化者所不可廢者與！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窮漢土文教之本宗者，必討原於斯焉無疑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吳康敬軒識於雲南激江國立中山大學，時在七七抗戰建國三週年紀念之月也。

後敘

本編乃昔歲所爲經學大綱之一部，茲別出校讀，以爲一編，曰尙書大綱，與前歲所爲周易大綱同也。予民國十一年秋主羊石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文史講席，爲經學大綱一書，述羣經大義，欲以是爲發揚故國文教之本。旋走歐洲，究心殊學，治希臘拉丁古文，游心愛智玄圃。歸國以來，人事牽引，卒不得閉門卻掃，復理舊業。民國二十四年秋，再游歐洲，講學巴黎，爲殊方學子述漢土經術源流。還理舊文，轉加游賞。二十六年春歸國，不旋踵而抗戰事發。越年秋寇犯南疆，粵城淪陷，余隨大學西遷，篋中存稿，泰半亡失。幸周易大綱，已先交商務印書館付印。入滇以來，教課繁忙，今大學又議遷返粵北，恐行旅倉卒，復虞潰散，乃擇經學大綱存稿言尙書者，蒼爲一編，序以問世。不特存鄙作於叢殘，亦以見故國文教之深長，史籍之奧衍，爲五千年世續黃農神胄精魂所寄者，雖輾轉播遷，亦能存於人間，爲乾綱坤維復興民族之助也。若夫淺學謏聞，不能盡發前古奧義，以與世界他族文化，爭其輝光，則有竢於愛國方聞之士，教其不逮，而示其未來致力之趨嚮也。吳康敬軒。附記。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七抗戰建國三週年紀念後十五日，識於雲南激江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目錄

序

後敘

第一章

釋名

一

第二章

論刪書傳書源流今文古文

五

第一節

論刪書(附論逸周書)

五

第二節

論傳書源流今文古文

九

第三章

論尙書體例及書序

三五

第一節

論尙書體例

三五

第二節

論書序

三九

第四章

書義總論

四四

附錄一

——書類書目舉要

四九

(一)關於訓詁及義解者.....四九

(二)關於單篇者.....五四

甲、禹貢 乙、洪範 丙、五誥

(三)關於考證者.....五七

(四)關於辨正者.....五八

〔附注〕右舉各書太半可入考證一門以其意存辨正舊說故爲分列於此

(五)關於校勘者.....五九

(六)關於雜纂及通論者.....六〇

(七)關於竄改及僞作者.....六二

(八)關於輯佚者.....六三

(九)關於緯書者.....六三

(十)關於石經者.....六三

(十一)關於尚書大傳者.....六三

(十二)關於逸周書者.....六三

〔附注〕右錄板本省稱者注明如左(已見卷一附錄及未書者不錄)

附錄二——讀尚書劄記(三篇).....六五

尙書大綱

第一章 釋名

荀況曰：書者，政事之紀也。楊倞注曰：書所以紀政事。（荀子勸學篇）

韓非曰：書者言也。（韓非子喻老）

賈誼曰：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新書道德說）

揚雄曰：書心畫也。（法言問神篇）

孝經援神契曰：題之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孝經緯

許慎曰：書、箸也。（說文、津部）

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說文、敍）

劉熙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永不滅也。（釋名、釋書契）

張揖曰：書、箸也，如也，記也。（廣雅、釋言）

陸德明曰：書者文字。（偽尙書序書契釋文）

孔穎達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尙書正義序）
書者，言事之經。（禮記王制冬夏教以詩書注書禮者事疏）

楊時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書者，記言之史也。（書義序）

吳澄曰：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日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書經纂言序）

馬國翰曰：禮記經解以疏通知遠稱書，則書者疏也，亦當補此義。（目耕帖）

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正義曰：王肅曰，上（康案古今圖書集成作君）

所言，史所書，故曰尙書。鄭氏云，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偽尙書序）

尙書璇璣鈴曰：尙者上也，書者如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一作上

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僮書務以天言之，因而謂之書，加上以尊之，是謂尙書篇題號。

（尙書緯）

劉熙曰：尙書；尙上也，以堯爲上，而書始其時事也。（釋名釋典藝）

孔穎達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旣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尙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尙書。（偽尙書序題疏）

康案書者，本經籍之總名，史傳之通稱。論衡正說：『五經總名為書』。史記禮書索隱：『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正義：『五經六籍咸謂之書』。蓋書箸也，箸於竹帛謂之書，則凡有文字施之於紀載者，均得以書稱之。是書爲廣義名號也。太古淳朴，教化未明，氓知所施，未能極於類族辨物，凡所紀述，率以史籍視之；以人羣演進之迹象，舍是無以見也。而世運冥漠，文教未行，域中載筆之臣，止於左右史而已，蓋純爲官書之治，私家無著述可言也。（私家之有著述，蓋自老子孔子始）以是凡有紀述，都爲史乘。史也，卽書也，二者蓋同實而異名者也。書本爲記言之史，（其實事亦攝於其中，此外更無所謂記事者矣）而以書名之者，蓋以此也。孔仲達辨尚書之獨稱書曰：『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卽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議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僞尚書序題疏）謂君言爲事，書而立號，裁以前義，反陝罔矣。至尚書爲義，當以僞尚書序所釋爲正，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爲以世言，貼合理致，書緯鄭王之說，故非正解。古但言書，而不言尚書，尚書之稱，蓋自伏生以後。史記儒林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此爲尚書題號見於篇籍之始。僞尚書序亦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

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序當係本史記而稱者）鄭玄依書緯以尙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賈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尙書』；則孔穎達已闢其非，（見偽尙書序疏）此毋庸具論矣。

第二章 論刪書傳書源流今文古文

第一節 論刪書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

鄭氏注曰：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

之。

孔安國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偽尚書序）

司馬遷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史記五帝本紀）

尚書璇璣鈴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尚書緯）

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林之奇曰：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

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尚書全解）

康祖詒曰：孔子定書二十八篇，傳在伏生，純備無缺，故博士之說，皆以爲備。（見漢書楚元王傳）。新學僞經考卷十三書序辨僞）

康案依晚世史之分類而言，則書本史體之一。故史通以入紀傳載言之列。其中所存，大都爲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性質頗類晚世檔案或文選，（參觀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葉一九）古史之形諸文字者止此，此外更無他種紀載可見矣。（案左史右史分記言動之制，殆自春秋時始有之。禮玉藻疏：「春秋之時，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是也」。周官雖僞書，然其中所存，或大半沿西周遺制，祇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五職，而無左史右史之名，則其非古制，較然以明。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以尚書載言春秋記事並舉，謂爲古制所存，謬矣。且先儒述左右史之職司，爲說亦至不一。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康成六藝論承之曰：「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公羊序疏所引——似右史記言，左史記事矣。而漢書藝文志則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六藝論一說亦云，

『右史記事，左史記言。』——禮玉藻疏所引——史通承之曰：『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是不惟顯與前說相反，卽康成一人制論，且前後矛盾如此，寧不令人駭異而歎絕者哉？由斯以言，左史右史之官，當日曾否垂爲定制，尙屬疑問；不然，以諸儒雅材好博，著書立論，寧於前朝掌故，漫不經心，而爲此顛倒錯亂之說，以疑惑來世哉？是左右史官之爲非古代原有定制，蓋昭然以明。而書類紀載之爲古史全部，於茲亦殆可論定已。（始有史策，莫審何時，代遠年湮，篇數難紀，據尚書璇璣鈴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曰緯爲僞書，所言不可盡信，然歷代積彙史策之多，則可斷言已。林之奇據劉向以逸周書七十一篇爲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之說，以謂古書簡質，所存必無多至三千餘篇之理，此蓋惑於自來學者主孔子刪書之謬說，而爲一種縣揣之談，未可垂爲定論者也。竊謂孔子當日設教，標文行忠信四目，（論語述而）文謂先王之遺文，（邢疏）蓋指詩書春秋之類。書記遠古元后（天子）之事，（費誓秦誓殆後人附入者，以其純爲列國之文也。）略如今之通史，春秋記近古一國之事，略如今之國志。（國別史）而其體例亦復不同；書爲策命告誓之文，春秋則編年之記事也。二者蓋先王之典章，宗國之掌故，尤爲承學之士不可不博習而彊記者。而篇第煩重，雅散無分，撫卷茫茫，莫知歸極，孔子爲教學之便，乃就所存古代策命告誓之文，取其辭氣馴雅，近情足徵者，以爲教材，其差駁遠信者弗錄，所以考文而教忠信也。（孔子之學，主人人事而遠鬼神，觀於論語諸書可信。夫然，則雖今文書金縢之下

半，猶可決其爲後人之附入，況於荒古無稽之載紀乎？則其當日所棄之多也審矣。（故孔子當日之序書，猶今人之編著歷史教科，以爲講授之用；其於春秋，亦復如是。（參觀本書卷五）後儒不明此義，震於孔子大聖之號，以爲丁衰周之際，悼明王之不興，禮樂廢而詩書缺，乃追述三代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數語略本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具此一見橫於胸中，於是刪詩書，訂禮樂，繫易象，作春秋，繼往聖絕業，爲百王制法之議遂定。自是教育家之孔子，一變而爲天縱將聖，超人縣象之孔子矣。今世有反此者，則又爲之說曰，『六經本不連屬，亦與孔子無干，後人見子平日好稱諸經，乃爲綴屬而託之孔子』；則疑古過勇，反爲所蔽，考情度勢，未敢苟同。夫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審爲教科，自應正言，（常言亦通）事本平庸，夫何足怪？故予今爲決茲豐蔀，而告世人曰：『孔子序書以編教科便講授則有之，刪書以扶王道翼聖教則無也』。故孔子之爲書，序書也，非刪書也。

至其當日所存篇數，度皆隨時編訂，無從計數，求之載籍，史無明文，覽厥原由，詳於下節，此不復贅述焉。

附論逸周書：

漢志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別錄謂：『周時詰誓號令』顏注：『周史記，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夫孔子刪書百篇之說，既不能立，（參看下節）則注語自無足憑。今考是書所存，

審其文制，其中或亦不乏宗周之遺典，然其大半爲戰國及漢儒所竄入，可斷言也。今本猶備七十一篇之目，（蓋并序數言之）唯缺程寤解等十篇，實存六十一篇。而漢志顏注云：『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則今本周書，反多於唐初所見之本矣。姑勿考其內容何若，即茲篇數而言，其有十六篇爲僞作，可斷然無疑。代遠年湮，篇籍陵替，其殘佚竄補之數，當猶不止於是。唯何篇真妄，一時頗難推定，讀者姑審擇焉可也。

逸周書舊題汲冢周書，以謂晉時得於汲冢也。然考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冢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凡紀年等七十五篇。其目具在，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況是書七略（別錄）漢志都已著錄，其非得自汲冢甚明。此義自明楊慎以來辨之已詳，（參觀逸周書楊慎姜士昌等序，及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故今稱名，仍以逸周書爲正。

第二節 論傳書源流今文古文

隋書經籍志曰：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

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經典釋文序錄曰：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爲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漢興，欲立尚書，無能通者。聞濟南伏生傳之，文帝欲徵，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伏

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生授同郡兒寬，寬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尙書章句，爲歐陽氏學。高孫地餘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歙以上八世皆爲博士。濟南林尊受尙書於歐陽高，以授平當及陳翁生。翁生授殷崇及龔勝。當授朱普及鮑宣。後漢濟陰曹曾受業於歐陽歙，傳其子祉。又陳留陳弁樂安牟長並傳歐陽尙書。沛國桓榮受尙書於朱普，以授漢明帝，遂世相傳，東京最盛。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善說禮服，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號爲大夏侯氏學。傳齊人周堪及魯國孔霸。霸傳子光，堪授魯國牟卿及長安許商。商授沛唐林，及平陵吳章，重泉王吉，齊炔欽。後漢北海牟融亦傳大夏侯尙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爲小夏侯氏學，傳平陵張山拊。山拊授同縣李尋、及鄭寬中、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留假倉。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後漢東海王良亦傳小夏侯尙書。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古文尙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